

山隅灯火是庙街

■ 谢绍恺

每次从市区开车回家经过雨公山的时候,我总喜欢调头往庙街走。

很难想象,数年前这里还只是成片闲置的仓库与堆场。锈蚀的铁皮、斑驳的墙体,空旷的场地静卧在山脚下,来往大多是匆匆赶路的车辆,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闲逛。经过改造活化之后,旧厂房的骨架被保留下来,不搞大拆大建,只重塑空间、修缮街巷。一片沉寂的边角之地,蜕变为承载乡野烟火的城乡会客厅。它并非历经百年的老牌圩集,却是属于当下粤西乡镇鲜活的烟火去处。

白日的庙街,松弛而喧闹。阳光淌过仿古建筑的飞檐,不少周边村镇的家庭专程驱车过来。大草坪上,有人铺开野餐垫闲话家常,孩童在游乐区域奔跑嬉闹;太空科普园里,围拢着满眼好奇的小朋友。一侧的体育馆时常传来“砰砰砰”的拍球声响,那是周边工厂的青年、镇上的少年,趁着闲暇挥洒汗水。影院海报静静立在街角,街边小店飘出牛杂、糖水、烧烤的香气,本土风味与外来小吃交织一处,耳边是熟悉的黎话闲谈,寻常乡镇,也盛满多姿多彩的市井滋味。

等到黄昏漫过屋檐,华灯次第亮起。裸眼3D大屏流转变幻光影,沿街店铺招牌

逐一点亮,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散步的人流渐渐涌上来:刚下班的园区工人,约上同事围坐在小摊闲谈;祖孙结伴,慢悠悠沿着步道踱步;本地年轻人抱着吉他在广场浅唱,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这份热闹,并不依附大型活动。即便没有赛事、没有演出,寻常夜晚依旧人来人往。街坊吃过晚饭便愿意来这里走走,不必奔赴远方,家门口就多了一处消磨闲暇的地方。

每到傍晚,我也常带着家人来这里漫步闲游。我明白,这不仅仅是几栋旧屋的翻新,更是唤醒这片沉睡的土地,为周边百姓留下一方休闲、运动、相聚的天地。从前镇上人若想寻一处游玩之地,总要远赴市区;如今踏出家门,灯火便在眼前。

抬眼向山头望去,雨公山的顶端,雨顺阁的灯火遥遥闪烁。山上安放着代代相传的古老祈愿,山下涌动着热气腾腾的人间日常。

庙街最动人的,从不是华丽的布景。它藏在游人细碎的脚步声里,藏在少年奔跑呐喊的身影里,更藏在小吃摊升腾的袅袅热气里。旧场地生长出新街市,灯火落进山隅,把普通人平凡的日子,烘得温热透亮。



流水潺潺
陈政志 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老藤椅上的歪梅花

■ 王海琴

老屋檐下那把藤椅,不知坐过几代人了。椅背上的藤条原本是青白色的,现在颜色深了,像老竹,有几处起了细密的毛刺,却并不扎人,倒像是被无数只手摸出来的。靠背正中编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是太奶奶的手艺——她出嫁前编好这把椅子当嫁妆带来的。梅花编到第三瓣时她怀了孕,手抖得厉害,最后一瓣便歪了出去,再也改不回来。太奶奶说那是胎气在里头作怪,歪就歪吧,反倒比正的好认。

我小时候最爱趴在这把椅子上。夏天傍晚,爷爷搬它到院子里乘凉,我就蜷在椅面上,闻着藤条被体温焐出来的淡淡草木香。那香味说不清道不明,像晒过太阳的稻草。爷爷摇着蒲扇,一边赶蚊子一边讲古,我半闭着眼,闻着闻着就睡着了,藤椅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拖到门槛上。

藤条一年比一年脆,颜色也一年比一年深。

我十岁那年,右边扶手突然断了一截。爷爷找出藤条来修,可他的手也不比从前了,编出来的纹路松松垮垮,和原来的细密工整差了十万八千里。我坐在旁边看,忽然发现爷爷的手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他低头编藤条的时候,后脑勺的白发在夕阳里一根根立着,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把脸转开了,假装去看墙根下那窝蚂蚁。

“爷爷,别修了,买把新的吧。”

他头也不抬:“新的哪有这个坐得

舒服。”

后来那把椅子还是被修好了,只是扶手断过的地方鼓起一个丑丑的结。

我离家读书以后,每年回去,椅面一年比一年薄。不是它真的矮了,是藤条一根根塌下去,整个椅面微微凹陷,恰好能兜住一个人的形状。我坐上去的时候,总觉得那凹陷里还留着爷爷的温度。

去年清明回去,藤椅已经不能坐人了。左边椅腿裂开一条大缝,椅面塌下去一个坑。我蹲下来,手指摸上去,裂纹里塞着灰,一抠就掉渣。有几根藤条干脆断了,垂下来,碰一碰就碎成粉末。

爷爷站在旁边,看了很久,转身进屋了。

我没扔。我找了块旧布把它盖起来,放在廊下最角落的地方。从那以后,爷爷再也不去廊下坐着了。

入冬那会儿,我梦见那把藤椅。梦里太奶奶坐在上面编梅花,编到第三瓣的时候手一抖,歪出去了。她笑着摇头,说歪就歪吧。然后画面一转,爷爷坐在上面摇蒲扇,我趴在椅背上,闻到那股晒过太阳的草木香。再一转,椅子上空了,夕阳照在磨得发亮的藤条上,那朵歪梅花亮了一下。

有些东西之所以舍不得扔,不是因为还有用,而是因为坐过它的人,都还在里头。

今年过年,我打算回去,把那块旧布掀开,再看看那把椅子。

我想,我还是不会扔。

山村秋日的双抢时光

■ 靳玲

我小时候生活在北方小山村,我们那里一年只有一茬庄稼,标准的春种秋收。因为气候差异,常年干燥,雨水少,以种植苡麦、谷子、土豆等农作物为主。小麦产量低,很少种。

只要秋天一露脸,大人们拿着镰刀往地里跑。他们说要“双抢”,趁着秋天明晃晃的太阳,把庄稼收回家,图个放心。

我们挎着小篮子,踩着大人的脚印,往地里跑。我小时候收割苡麦还是镰刀时期,大人们跟苡麦对阵地战。我们跟在后头,看他们齐刷刷地站在苡麦地前。一眼看不到地头,苡麦穗支棱着,金黄金黄,麦芒没小麦芒硬实,却也发些光泽。大人们开镰,我们在一旁逮蚂蚱,逮了蚂蚱,逮蛔蛔……大人们说,苡麦皮实,韧劲足,麦穗掉得少。有时候一大片地,我们跟在后面拾麦穗,也盖不住篮底,不如索性玩耍。我们盼着割谷子。

我们可喜欢谷地了。谷地辽远广阔,一马平川的金黄,铺向天边。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叶子呈长形,底部大往上变细,太阳一照,金光闪闪。

大人们走进谷地,弯下腰,左手揽一把谷秆,右手镰刀跟着上,眨眼间,一把把谷子倒在地上,整齐地排成一溜,大人们前移,身后倒下更多的谷子。大人们的身影越来越远,一大片谷子倒下了。大人们割到那头,开始捆谷子,一捆捆谷子背靠背站在地里,一行行,一排排。我们扔了蚂蚱,纷纷拿起篮子,跑进地里,开始捡拾遗漏谷穗。我们满地跑着捡,小辫子高高甩起。

太阳西斜,天边被染成血色,凝聚着,变厚扩散,像要滴下来。远处的白杨树笔直的干,挺拔的枝头,伸

进云端,搅动着,絮状血色变幻着,火把成团成团地燃。那还没有开镰的谷地被镀一层橘红,耀眼夺目。谷穗低头乐呢;那背靠背的谷子正在感受抱团的力量,受宠的滋味,美梦便涌起。

乡间小路被踩得油亮,路两边的花草红绿相间,淡黄点缀,花边似的镶在小路两边。大人们拿着镰刀,前面走,我们挎着篮子跟在后面。

我们挎着篮子,篮子里装我们捡拾的谷穗,谷穗也不老实,不时地想探出头,看外面的热闹。

割了谷子,掰苞米,也就是玉米。满地的苞米,我们看不够,苞米顺着不太粗壮的秆间隔往上爬,每个苞米都吐出一缕红缨,秋风中,一束束小火苗悠悠地飘。

大人们钻进地里,苞米叶“唰啦啦”地响。我们也钻进地里。掰苞米,不用等,我们能直接参与。大人们边掰苞米,边把苞米秆踩倒。我们的小身影便若隐若现。“这个苞米真大。”我叫着。“我的大。”“我的也大。”“你们的都大都大。”大人们笑着大声说。我们也扯着嗓子笑,稚嫩的童声苞米地上空回响着。

掰着掰着苞米,我们就爬上田埂,坐在草地上。苞米小山般堆在田中央。那里也有我们的功劳。

大人们马不停蹄地转战在土豆地里。我们也跟着转移。大人们顺着半枯半绿的土豆苗挖,我们跟着拾,淡黄的土豆,水灵灵的。不知是谁向我扔了一个土豆,我捡一个扔回去,顿时空中划过一道弧线。“不好好拾,别祸害人,滚一边去。”我们也不生气,呼啦一下跑上田垄。

放眼望去,大人们举锄头刨土豆的身影如剪影,贴在空中,印在我们幼小的心里,那段“双抢”往事,也成了我们经年的回忆。

小东江(外一首)

■ 舍得

浮山岭的脊背拱起,又伏下
脉动在岩缝,渗出幽泉
一滴,两滴,汇成江
挣脱云雾,裹挟草木清气
穿过山野

山势退去,江流舒展身躯
放下山涧的奔突
绕过果林,漫过田垄
在绿段古荔园枝头停泊
催红一坡又一坡玛瑙

荔林、龙眼林与幢幢新楼
沿两岸绵延
江面接住浮云,蕉叶垂向水面
水草晃动,游鱼——
划开一层层波纹
街走半句乡音

晨雾笼罩江滩,行人缓步
人声、风声消融于
江水的呢喃
孩童跑过浅滩
笑声碎成涟漪

夜幕沉降,碧道丈量暮色
路灯次第亮起
把昏暗摺进江水
灯火投下光斑
落进不息的波澜

旧滩被时光改写
碧道追随水的走向蜿蜒

从幽谷到烟火,小东江
流淌千年,江声未改
岸边,童年的足迹依旧
街走的乡音与浮山岭
不断渗出——

一滴故乡,两滴眷恋

沙琅江

放排汉子的肩膀,勒进纤绳
汗水砸入江,荡起波纹
一尾鱼游过南朝
撞散了号子

木杵叩击青石,捣碎晨雾
客家话从水面浮起
又沉下——

围屋砖缝嵌着迁徙的脚印
飞檐挑起明清的月光
双峰书院的墨迹
晕开乾隆的砚台

稻浪碾过田畴,荔枝悬垂
黄与红,是江水酿熟的
粉皮摊在竹匾上
豉油滴落,香滑漫过舌尖

江水把商贸推向海港
把游子的乡愁拉回故土
碧水迂回,挽留江烟
水面上,涟漪轻轻颤动